

全國女學生文藝

所

版

實

價

六

角

有

權

全 國 女 學 生 文 藝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版▼

〇〇〇一——二〇〇〇

編輯者 東華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東華書局

發行所 東華書局

上海 北四川路

公益坊二〇九號

全國女學生文藝

(一) 小說

幻滅的愛.....	憶 痕
疑忌.....	李蘊璧
潛伏.....	李蘊璧
更夫.....	巢璵芳
一個飄泊的女子.....	康佩英
兒時的片段.....	劉雪人
海邊.....	白秀然
佩琳.....	張潔蓮
給我的母親.....	姚麗娜
歸.....	李達孝

沈媽

謝君蘭

橋畔

蘭史

逃婚

白素然

怎麼辦

徐秀聰

夢境

錢飛雲

(二) 散文、隨筆、小品、

早飯後

葉淑華

在麗文墓上

葉淑華

杭州迴憶

黃學珠

析聲

王文藻

煩悶

焦亞男

十品八則

憶痕

聞雁……………孫文蘭

聞雁……………吳美華

聞雁……………錢育英

卅年之後……………洪琢玉

誤會的笑話……………胡京英

過去的迴憶……………吳玉彰

刻苦與享樂……………沈玉賢

零星……………沈玉賢

月夜簫聲……………康佩英

思友……………陳麗平

憶貝姊……………李浩

春假記游……………白紅

過去的波浪……………湯堅石

我的素描.....楊鏡靚

我想.....金韻初

讀『藤和小松』詩有感.....毛祖貞

在校中.....鄧紅影

(三) 詩歌

戀歌二章.....李蕙田

慈母.....胡純菊

月.....憶痕

酸.....憶痕

送春.....陳忠夔

給.....蘇惜秋

思親.....李蕙田

聽中秋簫鼓

秋夜懷人

伊麗娜
伊麗娜

小

說

小

錯

幻滅的愛

蘇州職業女子中學 憶痕女士

陳小英是一個活潑漂亮的中學生，她的天性，非常穎悟，她在校裏，無論是月考哪，學期考哪，總是名列前茅。校裏底先生，沒有一個不贊揚她的既美且慧。笑起來微暈着兩個酒渦，不過體質很弱，時常給病魔纏繞着，所以人家替她起了個綽號叫做聰敏病西施。她住在K城S街上，家裏除了祖母和母親之外，還有一個老傭婦和一個小丫環，叫小芙的，一共五人。她的父親，在S埠C書局裏做編輯，一年裏只有一二次回家的機會。家裏一切事情，全仗她母親撐着，祖母已經七十六歲了，蠶絲似的白髮，佈滿在她的頭上，一臉底皺紋，在她笑的時候，好像電車路似的；她時常用了慈祥懇摯的臉色，和顏悅色地講故事給鄰家底孩子們聽。小孩們聽見她來了，簡直像見了天神一般；她對於小英，格外歡喜。親戚們送了東西給她，她總不吃，非等到小英放學回來一起吃不可；不過對於小英進了男女同學底學校，她絕對不贊成的，但是她不忍逆了小英底意志，而且小英底母親，也十二分的贊成這只學校。

在炎陽呈驕的暑天底晚上，小英和着慈祥的祖母，和善而能幹的母親，到園庭裏納涼。隱約地有

一個穿着淡藍色西服底少年，遠遠地偷窺着她；伶俐的小丫環，執着一柄宮扇，輕輕地細細地替她搨着。

稀疏的星豆，擁着淡淡的，彎彎的月兒，照耀得屋角簷下掛着的蛛網，閃閃地發出白光。在模糊的光芒下面，小英和她的母親，小丫環，三角式的坐着縱談。一回兒，烏雲慢慢地行上來，快要把月光籠罩住了！母親蹙着眉兒說：「好好的天氣，又要下雨了。小英，我要到祖母房裏去，看她牀後的窗，有沒有關？你和小英，坐一回就進來吧！」「好的，母親！」她低着頭說。母親匆匆地裏面去了。四週底空氣，仍舊恢復到原來沉靜的地位；大地似沉沉地死去了。活潑潑的螢兒，一對一對用力地繞着她的四週飛舞，牠們似乎曉得天公快要把无情的雨珠，密灑下來了，都很驚慌地鑽到草叢裏去躲着。忽然拍的一聲，小英吃了一驚，只道是那裏傳來底槍聲，却聽得小英格格地笑着說：「小姐！你來看呀！這裏有一對螢火蟲，一前一後的馳驅着；前面的好像怕羞的女孩子似的狂奔着，後面的好像捉拿逃犯似的緊緊地追趕着，我看牠們飛得有些疲乏了，可是牠們仍舊繼續地飄蕩着，好像不怕狂風暴雨，快要來侵犯牠們似的；我的癢癢的手，等得不耐煩了，不管牠們願不願，一起捉了來，小姐！請你快來發付吧！」小英灰白的臉色，慢慢地轉紅了，微笑地說：「癡丫頭！你用了粗魯的手段，施在一對可憐蟲身上，怕不要催牠們

斃命牠們和你無讎無仇，何苦這樣的束縛牠們，小芙快放了牠們，讓牠們恢復到原來的自由吧？」小芙急匆匆的說：「不！小姐！我想把牠們繫在彩絲底兩端，替牠們做撮合山，使牠們永久地愛着戀着，度着甜蜜的幸福生活。小姐！你是素來富於情感，我常想不知誰家底有福兒郎得到小姐的垂青，讓我這苦丫頭，吃一杯喜酒，在姑爺面前，領些賞賜。怎麼今晚小姐的性情，忽地變了起來？」「呀！小芙！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你不是病了嗎？好！我把你送到瘋人醫院裏去醫治吧！」小英發怒地說。「小姐！我……我沒……沒有瘋……瘋呀！」小芙驚恐地說。那末，你以後說話要留神些，哩！難道你不知道屬垣有耳？要是給人家聽得！不是要弄成笑話？你要曉得，勉強的結合，是得不到幸福的，在現在的潮流裏，非得改革不可。你往常不是恨太太老爺底頑固，到了極點，難道你也要蹈他們的覆轍？」小英嬌聲地說。「是呀！小姐！我悔過了，請你恕我吧！」小芙柔聲地說着，一面蹣手蹣腳地跑到矮牆邊，放螢兒去了。她瞥見矮牆底虛隙外，一棵大樹下花叢旁邊，伏着一個人也似的東西，她驚極了，斷斷續續地喊着：「小……小姐……這……這裏有……有賊！快……快來……來吧！」小英不慌不忙，風吹柳條似的，珊珊地走去說：「喂！小芙！什麼事？大驚小怪！」小芙驚疑着說：「奇怪！我方才明明看見有個人，伏在樹下，一剎那間不知那裏去了；她邊說邊跑到牆隙邊張望着。」

次日納涼的時候一個雪白長方形的洋信封，居然發現在小芙底手裏。「小姐你看呀！這不是一封信嗎？」說着，就把牠遞給小英。小英接了一看，只見信封上寫着，「呈陳小英女士玉展，名內詳。」她驚奇極了，這娟秀的字跡，似乎曾在那裏看見過，呀！好奇怪！要是和我同名姓的人遺失的，那末，沒有這樣的湊巧，或許是人家有意捉弄我，那倒是進退兩難。結果，她的氈動着的玉手，輕輕地把信封撕開，一副淡綠色馥郁的芳箋，展開在她的眼簾裏；她張惶的向四面望着，恰巧一個人也沒有，她就把信匆匆地暗誦着：

「小英女士：

在友人們提起了你的芳名之後，着了魔似的我，時常在夢魂裏驚叫着。

那天在展覽會裏，得觀芳容，那一種溫柔旖旎的嬌態，實在非我的枯筆，能夠描寫得淋漓淨致。呀！我的神移了！心蕩了！似乎我的魂魄，脫離了我的軀壳；也許已經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我自信我的眼福，真正不淺呀！

神魂顛倒的我，願意犧牲一切，永久地伴着你，所謂「願作鴛鴦不羨仙」，我大概也有這樣的幻想吧！

在你納涼的時候，你大約也彷彿覺得有人正在偷窺着你呢！可笑你的丫環，把他當作竊賊。不錯，他的確是一個梁上君子，但是他的欲望，和普通小偷底心理，絕對不同。你試猜一猜，他究竟是誰？在你靈敏的思潮裏，一定要嘲笑我的愚鈍，這有什麼神祕？當然是寫信底人了。講到普通小偷的目的物，不外乎金錢兩字；他卻只要偷你的如花似玉的容貌，天真爛漫的態，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海裏，做一個紀念品。

我知道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不過我被那情潮的衝動，自己不能遏制自己；終於冒昧地開始把那顆整個的，渴慕你的內心——一顆赤裸裸的熱心，貢獻到你的面前；希望博得你那微微一笑，同時請你不要當作平淡無味的信札看待，那末就是我的大幸了。

女士！我現在用了懇摯的口吻，請你在日內，把你的意見發表出來，讓我細細地研究一下。我知道女士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女子，看着我這一片苦心，大約總不會責怪我吧？同時，總不致置之不理吧？

晚安！

渴念你的朱劍明手上。

七月八日午夜。

似乎她看完了，把牠摺疊好了，放在內衣袋裏。「小姐看完了嗎？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小芙懷疑地說。

「沒有什麼，我們進去吧！恐怕太太惦着我呢？」小英很侷促地說。「小姐真的嗎？你真聰敏，說謊都學會了；不過別人都可以被你瞞在鼓裏，你也想把我瞞過，恐怕不大容易吧？好！我就代你守着祕密；不過，你自己也得謹慎一些，老爺太太不是好惹的呀！」小英很正經地忠告式的說着。小英有些不耐煩了，握着小芙底手說：時候不早了，我們進去罷！

炎厲的陽光，跟着自然界的一切循環着；牠把那撐着的大火傘，收了下來，換了不冷不熱、溫和的光度，環照着四週底大地。小英底校裏，照例開始上課了。在行開學禮的那天，她忽地發見男同學裏，來了一個面不相識的。穿着西服底少年，用了他的眼角瞟着她；她偶然抬起頭來向他一看，卻巧他正在看她，那時他倆的目光，成了兩條直線。她的臉上，不知不覺的飛起兩朵紅雲，微暈着兩個酒渦；她的頭慢慢地低下來了。幸虧旁的同學，都注目着臺上的名人演講，終於被他們遮掩過了。在散會的時候，她聽得同學們喊着朱劍明底名字，她心裏更是吃驚，她懷疑着同學們，已經知道她的隱祕吧？不是的！一定是我的誤會；大概他們都認得他的，我又何必這樣的多疑呢？

流水似的光陰，一刻不停地過去了；他倆已經經過了兩次月考。那天上課時候，主任先生報告學生們月考的成績，小英又是 First！劍明倒是 Second！這時他倆的心裏，包含着說不出的快樂；他倆

的目光，同樣的注視着書上，不敢斜睨，恐怕引起先生和同學們的猜疑。鐺……鐺……鐺……下課鐘響了；散課以後，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說：「好呀！真是一對兒！功課又好，面孔又漂亮，實在使我們艷羨呀！」他倆怕羞的臉上，禁不住飛起了四朵粉紅色底彩雲，低着頭跑開了。

稀疏的竹林裏，掩映着一對人兒，在輕輕地細細地談着。善妬的風姨，鼓動得修竹搖擺着，發出窸窣窣的聲浪；夾着禮拜堂底鐘聲，遠遠地調和着，好像替他們奏着哀悼的樂聲。那女的低低地顫動地說：「劍明！上月我們受了同學們底冷諷熱嘲，也很夠了。可恨那癡妄的T，他竟大膽地寫信給我，要我允許那個……要求；不過，我是絕對地不愛他的，無論他怎樣愛我，我總不願意和他談一句話；所以我立刻就回信去拒絕他，並且把他大罵一場。因此，他懷恨了，他把我們的事，寫信到S埠去，報告我的父親。這些話都是他的同居M女士，告訴我的。昨天父親來信，大概說：『本來我不信任T的話，可是這個孩子，素來很老實的；大概他不致騙我吧？這也是他的好意，我應當謝謝他。小英呢，我一向很溺愛她，把她的膽子漸漸地放大了，竟去愛上了劍明，使我丟臉，人家一定要說我沒有家教，可是我一向被她們瞞在鼓裏；這都是做母親的蔽護着她，否則，她一定不敢的。唉！我真氣呀！想不到我們清白的家聲，竟被這不肖兒蹣跚到這個地步。現在的女子，太無體統了，有了一些智識，就和人家談戀講愛，要是雙親

不允，罵了她們幾聲，她們連父母撫育的恩惠都不顧了，背着後咀咒着：「老不死！我要你管嗎？」唉！像這樣的孩子，將來還有用處嗎？小英這孩子，本來很怕羞的，自從到了那男女同學的校裏，就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我也不得不把父親的手段放出來，從今以後，不準她再去讀書。要是她不肯，我就把她當作罪犯似的監禁起來。」她哽咽得不能成聲了，淚珠忍不住流出來了；她噓了一口氣，繼續地說：「呀！劍哥！父親不許我讀書了，怎麼辦呢？他聽信了T底讒言，竟把他心愛的女兒，忍心丟到失學的陷坑裏，不過我是不怨他老人家的，我只怪自己命運的不濟，使他老人家爲我生氣。從此請你不再愛我吧！」
「噯！英妹！你說什麼話？難道爲了T底破壞，我們就這樣的俯首服從嗎？使我們將來的幸福，同歸於盡嗎？你一向很有卓識，是我所最欽佩的。怎麼說出這種話來？真使我嘔氣！」劍明氣急地說。「哥哥！你不要動氣，我以前已經把你耽誤了，難道再要耽誤你將來的前途嗎？這是我愛你而發出來的內心裏底話，請你諒解我吧！哥哥！我愛你，我永久地愛你，就是石爛海枯，我的心也不變的！總之，我愛你的心，比任何人要利害。」英笑着說。「對哪！英妹！這才是我們的真愛哩！像T這樣的人，好像可怕的荊棘；要是一不留意，被他刺着了，那就危險哩！英！我們非得努力的把他剷除不可，那末才可以度過愛河，達到彼岸。我們努力吧！」他逼視着英說。「劍哥！你的話，果然不錯；可是事實上不使我們這樣，我覺得這是虛幻的。」